

〔英〕 罗素 著

罗素文选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三卷）

罗素文选

——致中国读者——

罗素文选

[英] 罗素 著

①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刘霆华

封面设计：杨 今

环扉设计：杨 今

罗 素 文 选

罗 素 著

牟 治 中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插页2 153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册

书号：10345·024 定价：1.80元

IS B N 7—80049—061—0/I·6

序 言

施 昌

泅泳于人类知识的海洋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出自一个卓越的英国人之手。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他是十分著名的，因为他给人类知识的海洋，添加了不少一勺水。对他的探索，有的人认为是成功的，但更多的人认为是失败。一个人引起了众多的争议，自然就成为研究的对象。因此，把他的著作译介到正在变革的中国，将是适合时宜的。

伯特兰·罗素（Russell, Bertrand）的寿命很长，从1872到1970年，活了98岁。他同时很勤奋，共完成了40余部著作，涉及了哲学、数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教育、宗教、政治各个领域。他出生于英格兰著名的辉格党家族，祖父约翰·罗素勋爵曾担任过首相。因此，他年轻时获得的文化教养是第一流的。

人们很难简单地描述罗素的学术轨迹，这也许由于他本人的思想发展不断出现突变式的自我超越；同时也由于他涉猎的知识面过于广泛。他很小时便对宗教产生怀疑，考入大学后成为“绝对唯心主义者”；1898年，他放弃了这种思想，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新实在论立场。但是不久，他又

向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靠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逻辑原子论。30至40年代，他一度对伦理、社会、文化等问题表示兴趣，信奉唯情论伦理学。直到他去世前，他始终以一个抽象的人道主义者身份，来表述他的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观点。他的带有强烈民主倾向的政治思想，实际上也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有一个人们熟知的事实，就是他坚决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发表和平主义言论而被捕入狱。1920年，他曾到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访问，会晤过列宁。

罗素的声望，主要是在哲学方面。然而他给科学做出的真正贡献，却是在数学、逻辑学方面。从1910到1913年，他与怀特海合著了三卷本的巨著《数学原理》（Principle Mathematics），企图把数论归结为集论，把集论又归结为命题函数论，以便把全部纯数学都用纯逻辑前提导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数学简化为逻辑学，建立起一个完备的、摆脱了一切悖论的体系。1918年发表的《数理哲学导论》，在数学更加逻辑化、逻辑学也更加数学化的工作上迈进了一大步，他区分了命题逻辑和类逻辑，发展了真理性函数论和矩阵方法。这些发现，现在都已被人们承认和使用。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不同，罗素以其在科学上的独特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称道。

罗素的著作是很丰富的，除《数学原理》外，他的《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哲学大纲》、《西方哲学史》、《人类的知识》、《我的哲学发展》、《社会改造原理》、《宗教的本质》、《婚姻与道德》等书，都是饶有影响的著作。也许由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他

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因此在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60年代末，他的三卷本自传，也被人认为是他的最佳作品，流行于世。

本书是罗素若干篇散文的选集，决不能代表他的思想的全部。第一篇《自由人的崇拜》是他早期代表作，我们能从优美的文笔中，看出他对人的本质和自由的本质等问题的理解。当然，后来罗素的思想有了发展，有些看法已经同这篇文章不大一样了。第二篇是他的自传作品，虽然着重写的是他“早期所受的书籍影响”，但却提供给我们一幅罗素早期的知识结构图。这对于我们把握罗素思想的整体，是有用处的。第三篇比较重要，罗素在这篇文章里解剖了自己的信仰，表述了他对于人、自然、生活、道德、科学、幸福、社会、教育、知识等一系列事物的观点。他那著名的怀疑论思想，在文中有充分的阐明。第四篇是一组寓言，但它们不是典型的寓言，而是运用象征、隐喻写出的政论。这当中虽有些精辟的见解，却也透露出作者从和平主义立场出发的错误政治观点。

总之，《罗素文选》表现了罗素思想的一斑。在这本集子里，凝集了他那睿智而又痛苦的智慧。其中有几个问题，特别富有争辩性。如果我们加以必要的阐发，或许能有助于人们对罗素思想的本质上的把握。

“为美和崇高而战”的自由观

我们曾说过，罗素曾信仰过绝对的自由主义。本文集中收入了他1902年写的《自由人的崇拜》一文，在文中他尖锐地提出了自由的问题。

罗素是从宇宙的巨大时空背景上来提问题的。在无从计算的时间里，灼热的星云产生了太阳系，又产生了地球上的生灵。人是极其渺小的，他面临的是一个“陌生而无情的世界”。然而，“人在其短暂的有生之年中，仍然能自由地检视、批判、认知，而且在幻想中，去创造什么。”罗素赞美人的这种“对抗那控制他们的外在生活之不可抗拒力量的优越性”。他认为，“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不得不长久地屈服于外在世界的力量之暴虐下；但在思想上，意向上，我们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体现在“艺术、哲学和美学的梦想世界”里，其实质是对于外在世界狂暴力量的反抗。因此，罗素以肯定的态度说：“当事实与理想的不一致显然可见时，勇猛的改革精神，勇敢地反对神祇，似乎对自由的肯定而言，乃是必要的。”罗素的自由观念，在这里带上了反叛性，而与屈服于命运的宗教意识分开了。更进一步，罗素的自由观念还与集体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他看到了自由个体力量的薄弱，因而去强调与同类共同奋斗的热情。他希望这种热情能升华为宗教式的信仰，以便达到精神上美的境界。他写道：“放弃为私人幸福所作的争斗，摈去短暂欲望之一切热心，带着热情，为永恒的事物而点燃自己——这就是解脱，也就是自由人的崇拜。”

当我们要评述罗素这种自由观时，应当先展示一下近代西方自由观的发生与发展的背景。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中世纪的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提出人的价值问题。但当时关于个性解放的思想，很快地消溶在各种唯理论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之中。实际上，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并没有真正解决自由问题。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提

出人的天然权利是个人的生存和自由，这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的思想追求；随后，伏尔泰提出自由与必然性问题，卢梭提出自由与社会契约问题，使自由成为数个世纪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听的口号。但他们的哲学基础没有离开自然神论或社会决定论，他们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到了19世纪末叶，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自由的概念产生了危机。人们发现，在政府、大公司的统治下，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权利难以保障了，于是转而去追求个人心灵上的自由。19世纪中叶，美国思想家爱默逊、梭罗等人便提出了个人不要只顾追求财富，而应寻求自我的精神发展。很快地，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的哲学兴起了。叔本华在鼓吹意志自由，尼采又把它化为权力意志；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三个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和现象学，都大谈“自我”，企图摆脱掉敌对的社会关系，到非理性的生命之流里或是先验的理性王国里去寻找自由。而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或是想从个人的存在去理解一切，或是干脆否认一切的存在。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都具有令人寒心的悲观主义色彩。他们都讨论过自由问题，但都未能解开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式。萨特把人的存在和自由绝对化到代替一切的地步，然而最后的结局是虚无。

在这种情况下，罗素坚持他那怀有乐观主义的、战斗的自由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为自由而战，也就是为美和崇高而战——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罗素的自由观。的确，罗素的心情是悲壮的，他决心“象一个疲倦而又不屈地肩负重担的阿特拉斯，独自撑持着他以自己的理想所铸造的世界，不顾

那无意识力量的蹂躏行进。”以便“从主宰我们外部生活反复无常的暴虐中，存有心灵的自由。”遗憾的是，罗素手持的斗争武器太软弱了，不过是抽象的人类之爱而已。他这样对待“受到具有无限力量的死亡之无声召唤的攫捕，而从我们的视野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的人们：——“只当圣火的火花在他们心中点燃，我们就已先预备好了鼓励、同情以及发高度勇气的勇敢词语。”请看，罗素付出去的只是这种鼓励、同情和词语，那将对黑暗的现实有何打击呢？必须看到，罗素根本没有提到过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打击和改造的问题。这样，我们只好在对罗素的人道主义胸怀表示钦敬之外，去为一个书斋中的自由斗士感到悲哀了。

“良善的生活”自何而来？

在本书总题为“真与爱”的一组文章里，罗素探讨了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与道德、宗教、科学的关系问题。什么是良善的生活？罗素对这个人人关切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良善生活是由爱贯注且由知识导引的生活。”看起来，良善生活的两个必备的条件是爱与知识，“有知识而无爱，有爱而无知识，皆不能产生一种良善的生活。”在这两个条件中，“爱是更为基本的”。

不能不承认罗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一个完美的结构：——人生的最高价值是自由，自由是依靠爱来获取，由爱 and 知识结合起来的生活，就是良善的生活。而罗素所说的爱，其内涵与外延都很广泛，它绝不限于家庭的、两性的爱，而且包括通常说的人类之爱。当然，罗素强调爱应有选择性，他把人类中的“跳蚤、臭虫及虱子”抛除在外。但凡是“任

何自己遇到的有情感的人”，那就应当被列为“爱之对象”。最完美的爱含有两个因子，即“乐爱”与“慈悲”。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必须设法使二者“妥协”式的协调起来。罗素还强调：爱的结果应是“快乐”，圣者的禁欲和贤者的孤独都不可取。爱还可以带来“人们之欲望的和谐”，以致于使人避免动用刑法。在这个意义上，“爱比恨更好”。

到此为止，我们勾画出罗素关于爱的学说的轮廓。我们仍然要指出，这是极难实现的基督教幻想。尽管罗素以激烈的言词抨击了神学，他的“爱”又变成新的宗教。假如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象罗素那样有着英国绅士的上流生活条件，这种爱与知识的光辉确实会使生活变得“良善”。然而连罗素也提到了，现今的世界还有着“罪犯”、“酗酒、残忍、疯癫”、“谋杀”、“迷信”、“报复”……总之是一切“不理性”的东西。因此，只要罗素再前进一步，那就变成既空洞又可笑的泛爱论的说教了。

于是，罗素提出了道德问题。他正确地看到了：“道德在实际上的需要来自欲念之冲突，不论是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甚至在同一时间的冲突。”他把道德看成是“使人们能在一个社群之中具有共同生活的方法”。他甚至拥护刑法，用“不愉快的结果”施加在那些欲望邪恶的人的身上。同时，他也正确地指出，“时下的道德是功利主义与迷信所交织成的一种奇异混合物”。这是针对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说的。这就是说，他既肯定道德的必要性，但又怀疑资产阶级道德的可行性。罗素认为，造成资产阶级道德局限的原因，主要是宗教，其次是“国家主义之迷信”。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以及

那种无畏的批判精神。要知道，本世纪初英国的宗教信仰还很普遍，罗素的宗教批判言论是颇有勇气的。

也许由于罗素看出了个人力量的微弱，他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自救”的主张，理由是：“良善生活就如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需要一套社会条件，而没有了它们就不会成功。”关于“社会自救”的方法，他不赞成“以战止战”的暴力行动，说道：“我不愿提示革命永远是不可能的，但我愿提示出它们并非通向‘万福之年’（Millenium）的捷径。”面对诗人雪莱召唤革命的激情，他表示担心而且怀疑。他认为，即使在革命和战争中获胜的人们，最终也难免陷入“消沉及绝望”。

那么，他开了一剂什么样的“社会自救”的药方呢？说来又是苍白无力的：“要想建立起良善的生活，我们必须建起智能，自制与同情。”“自制与同情”，同他在前面鼓吹的人类之爱差不多，这里却又加上了智能的作用，用中国过去的一句套话来说，就是“科学救国”。

罗素对于科学的重视确实异于常人，他认为科学能带给人以教育、美德，能克服人类的恐惧、残忍乃至妒嫉。关于这一些，我们和罗素是没有也不应该有争论的。问题在于：罗素单只强调“智能、自制与同情”，竭力反对所有的战争和革命，这就是执拗的天真了。要知道，科学的发达虽然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但也可能制造社会的灾难。罗素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科学化武器有了长足的发展，正是由于机关枪、坦克、飞机、潜艇的发明，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空前残酷。人类的历史，从来提不出完全用科学制止住战争的证据。战争是阶级社会中政治斗争的继续。只要有阶级存在，

有阶级间的政治斗争存在，那就无法避免战争。罗素不幸而又有幸地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应当品味到一个苦涩的真理：宗教的“仁爱”说教也好，和平主义的宣传也好，都没能阻止住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社会进步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比罗素明朗、有勇气得多。当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处在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要组成自己的政党，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当剥削阶级实行暴力镇压时，那就要以革命的行动进行反抗，直至夺取政权。对于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任何战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的；但对于革命的、民族解放的战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为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应以列宁的话为准则：“我们一向说：‘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谴责帝国主义战争，但并不否定一般战争。”（《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6页）

看起来，罗素有出色的数学才能，却缺乏深邃的政治智慧，他未能全方位地掌握了社会的矛盾和弊端，也未能找到打开“良善生活”之门的金钥匙。他赢得了一顶“和平战士”的桂冠，却没有几个人信从他的“预言”。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更加困惑，更加陷在怀疑论里。他很有智慧，但是，他终其一生却未能摆脱开他的同胞、英国大诗人拜伦所说的“智慧的痛苦”。

从怀疑主义到斯多葛主义

在本书中，罗素引用了一则古希腊佚事开始了他对怀疑论的探讨。古希腊怀疑主义哲学流派创始人皮贺（Pyrrho），认为人们从来不会确知甲种行为比乙种行为更好。有

一次，他看见自己的老师掉在沟里快淹死了，他想了想，还是走开了，因为他怀疑搭救老师的行为会比不搭救的行为更好。联系这一则佚事，罗素宣称他要“提出一个恐怕会广泛显示出诡论性与颠覆性的理论”——怀疑论。他说：“我所鼓吹的怀疑论总而言之仅仅如此：（一）当专家们都意见一致时，相反的意见不能被视为绝对。（二）当他们都意见一致时，这些意见可由不是专家的人当作是绝对的。（三）当他们都认为没有充分理由可使一个正面意见存在时，一般人最好是对他们的判断悬疑不断。”非常明显，罗素这三条原则集中了怀疑论的精髓，连他自己都承认：“若它们被人们接受的话，它们绝对会倾覆人类生活。”但罗素直到临终，还坚持着极其凝固的怀疑主义。

罗素的怀疑主义，也可能同他研究的悖论问题有关。从逻辑学角度看，悖论是两个可以互推的矛盾命题，即是说，如果承认命题P，可以推出 $\neg P$ （非P），反之，如果承认 $\neg P$ ，又可推出P。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发现了悖论；而罗素提出的悖论，可以用理发师为例来形象地表述如下：一个理发师声称，他给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给不给自己理发呢？这个悖论是很难作出解答的，因为回答“是”与“不是”都在语义学上可以成立。假如罗素用看待悖论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事物，那当然就要陷入怀疑主义之中了。而怀疑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通向不可知论。

我们决不否认怀疑精神的必要性。没有怀疑，就没有科学的起点；没有怀疑，更谈不上革新与创造。然而要把怀疑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形成怀疑主义哲学，那就会使人陷入困境。因为它除了怀疑之外，提不出任何自主的、新颖的东

西。古希腊的怀疑主义哲学，行世了三、四百年便消失了，就是一个证明。当然罗素的怀疑主义要比古希腊的哲人“科学”得多，但它依然未能真正风行起来。因为它显得过于模棱两可，无助于人们在一个最需要信念的社会里去得到信念并采取行动。关于这一点，罗素在《“无用”的知识》文中说得很明确：“当自觉的行动完全集中于某项明确的目的上，对多数人说来，最后的结果是随同着类种形式的精神失常而出现失衡。”这句话的换一个提法就是：为了不要精神失衡，你不要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去自觉地行动。请思考一下，这对于我们的人生奋斗会有裨益吗？

哲学思想上的怀疑主义，很容易化为生活上的一种折中的、无所谓的态度。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的时代，与怀疑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哲学同时存在的，有斯多葛主义哲学。斯多葛主义哲学以伦理学为主，他们认为，人的生命里只有德行是唯一的善，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他们很推崇苏格拉底的对于衣食条件无所谓，而且能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态度。许多人认为，斯多葛主义是犬儒主义的一个高雅的变种。有趣的是，罗素也要宣传一种现代化的斯多葛主义。在《斯多葛主义与心理健康》一文中，他认为“斯多葛主义在生活中的地位在近代或许有点被低估了”，而他“并不相信这种看法”。他集中谈论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说道：“若他想到死亡，最好是以某种斯多葛主义的看法从容而宁和地去思考……在任何其他的恐惧情境中，原则也是相同的：对恐惧对象之断然的思考是惟一可能的处理方式。”从表面上来说，这些话当然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认为，罗素没有必要扯上斯多葛主义，而且，他下面的这句话——“使得整个生

命柔和而欢愉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必须获得适应那不快乐部分之态度”，也是可以争议的。

更成问题的是，罗素在《我愿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若我们要在这黑暗时代之后幸存》的两篇政论里，把斯多葛主义渗入到政治态度里去了。姑且先不去同他争论当今社会矛盾的本质问题，他是认为“目下的普遍幸福之阻挠根本上是心理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若可能使贫乏者不觉妒忌，而较富有者不感到恐惧，则较贫乏者将可能产生一项迅速的进展，而不会对较富有者之幸福造成任何危害。”因此他说：“在慈爱的情绪流行之处，他们能彼此为对方带来繁荣。”

这不是太天真了吗？似乎只要对穷人和富人双方多做点心理宣传，多进行正面教育，使穷人别再妒忌，富人也别再恐惧，双方慈爱相处，那就会天下太平，穷人也会“迅速的进展”了。呜呼，罗素活了大半生，竟依然被什么障住眼睛而没有看到下述事实：——全球各地都有人在高唱“和平”、“友谊”与“仁爱”，但全球各地依然有战争、革命和动乱。“心理”的力量究竟有多大，那真是天晓得了！

这就是罗素的可笑之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他深知可能发生的核灾难有多么恐怖，那将是一个“无限悲哀、灾难而痛苦的时期”，但他却这样说：（智慧者）“他会感到痛苦——比自我主义者更为广博而且更为冗长的一种痛苦，但他不会发现那痛苦难以忍受。他将不会被痛苦驱使着去发明舒适的神话以向他担保别人的痛苦是虚幻的。他将不会失去平稳与自制。就象弥尔顿（Milton）的撒旦一样，他会说：‘心灵乃是它自己的处所，而它自身／能将地狱造

成天堂，天堂造成地狱。’”

我们说罗素有一种现代化的斯多葛主义，就在这里。尽管他在《若我们要在这黑暗时代之后幸存》的文章结尾处许诺说：“但若我们能很快获得智慧，不幸则不再是必要的，而人之未来会比他任何时刻的过去更为幸福。”但全文的主旨是要人们忍受不幸，“我们须以自己所能支配的毅力尽量忍受不幸。”大难临头，他对人们的告诫只是“忍受”。这真是够幽默的。这使我们想起了古希腊斯多葛主义者之一的爱比克泰德，他主张去爱敌人，去在忍受和禁欲中获得宁静的幸福，他说：“雅典是美丽的。是的，但是幸福要更加美丽得多。——幸福就是免于激情与纷扰的自由，就是你的事情绝不有赖于别人的那种感觉。”据说爱比克泰德在恶劣的社会条件下得到了解脱。但今天我们能否得到解脱呢？假如一枚氢弹把我们化成了灰尘的话。

忍受的福音就是痛苦的福音。——不知罗素爵士是否明白了这个事理？我们的读者，却是应该心里有数的。

文化厚壤里开出的苍白的花

罗素是一个科学家兼哲学家，从他的自传性文章《早期所受的书籍影响》中，我们却看到他在年轻时嗜爱过文学。

“我爱美，特别是诗和大自然中的美。我要为人类的命运寻求一种生气淋漓的希望。”他这样说过，于是，他贪婪地阅读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丁尼生的诗，尤其是雪莱的诗迷住了他。后来，他从屠格涅夫的小说中，为一个“热心而胸怀希望的青年人社会”所鼓舞，又在易卜生的戏剧里，发现了“浪漫的景象中所固有的残酷”。终于，他在历史的书籍